

# 保育與旅遊共存 搶包山去社團化

社交距離實行三年，太平清醮的人潮頗為疏落，無疑打擊了醮會持份者對活動舉辦的堅持。很多人或會問保育與旅遊如何平衡，從長洲太平清醮的故事來看，保育與旅遊不一定是對立，反而是昔日持份者刻意營造出來的結果。

很多人以為長洲太平清醮因疫情已經停辦三年，事實上只有政府和長洲太平清醮值理會合辦的包山嘉年華停辦。雖然這幾年場地布置變得簡約，包山縮小，活動縮短，但無損島民堅持舉辦太平清醮的決心，設醮棚舉行宗教儀式，希望社區平安，疫情消退。

雖然與昔日同時舉辦搶包山、飄色會景巡遊等社區活動的長洲太平清醮相比，今年和過去兩年的5月佛誕假期的人潮疏落，但是祭幽、走午朝、走船、謝天地、齋戒等儀式與習俗，仍使長洲島上充滿着濃厚的傳統文化氣息。

到底什麼是長洲太平清醮？又為什麼同時會有人稱之為包山節以及舉辦包山嘉年華吸引遊客呢？很多人談文化遺產，都會擔心傳統會被現代事物取代，而日漸消失，這種危機感對於關心文化遺產當然重要，但事實上，傳統不斷演變，遺產旅遊的出現，對遺產形式的完整保留絕對帶來一定的困難，但是遺產旅遊是否真的弊多於利呢？

長洲太平清醮的起源據說可追溯到十九世紀期間，一說是上環太平山街爆發鼠疫期間，相傳有海陸豐居民將其家中的北帝像，帶到街上拜祭。不消幾天鼠疫得以穩定，居民舉辦法事酬謝神恩。後來，受政府市區的防火政策影響，居民建議將法事改到長洲舉行，長洲多為海陸豐居民聚居。自此，長洲便持續地舉辦太平清醮。據華文報紙記載，戰後不久已有詳細的打醮記載，描述了搶包山的熱鬧和會景巡遊的安排。據政府檔案顯示，1950年代起，港府便積極參與長洲太

平清醮舉辦的協調工作，並在旅協等宣傳機構的協助下，把長洲太平清醮直接稱為包山節(Bun Festival)，以便吸引海外遊客，感受這個香港獨有的節日氣氛。自此，長洲太平清醮不再只是島民用作祈福消災的宗教風俗，也是香港對外宣傳的旅遊項目之一。

過去不少人利用「盛事化」的觀念來探討2003年非典型肺炎以後的長洲太平清醮，如何通過政府的力量把傳統宗教節日變成世界盛事。然而，盛事化早在1960年代已在長洲形成。香港在1960年代的旅遊宣傳政策一直以神秘的東方為主題，藉此迎合當時西方世界遊客對亞洲的獵奇心態。而太平清醮的祭品——三座15米高的包山和小朋友們一同參與的飄色會景巡遊，成為了長洲的太平清醮令人期待的部分，甚至籌辦專門的旅行團，帶領遊客走到長洲，感受永恒不變的傳統中國漁村社會。

## 社團因素逐漸淡出

由於長洲太平清醮當時有不少本地及海外的遊客慕名而來，昔日的一些習俗與社區元素就不斷被轉化成另一種形式來維繫着節日的完整性。舉例說，太平清醮包山的幽包上原來印製的不是「平安」二字，而是印製一些當時地下社團的字眼，以展示其在長洲的地位與勢力。一些政府檔案所見，港英政府為了減少搶包山及會景期間的衝突，嘗試干預，如禁止任何與社團相關的字眼印製在幽包上，也禁止任何以社團為名的代表，參與會景巡

外籍畫家於一九七〇年代繪畫的搶包山場面。  
(作者提供)



二〇二二年五月五月的打醮儀式。  
(作者提供)

遊。昔日，社團在太平清醮的參與舉足輕重，但政府介入後，醮會則需尋求其他幫助，來維持活動的經費。因此，幽包的字眼也慢慢改為其中一個重要的贊助機構「潮州會館」。後來，贊助商也改為啤酒商與香港賽馬會，幽包也日漸統稱為「平安包」，而包上就印成「平安」。這些幽包形式上的變化，看起來是破壞傳統，但實際是為了遊客帶來最「潔淨」的文化與歷史。因此，促進旅遊業成為了處理島內治安的最佳理由。

另一個重要的形式轉變，就是搶包山在1978年倒塌，一度停辦26載，包山只成為了現場的醮場祭品。當年，打醮的最後一天，數以百計的善信與島民湧上包山，希望爬上包山最高處取得幽包，獲得神明的祝福。由於搶包山除了有宗教祈福意義外，也有社區互動與競爭的意義。一些社團人士每年亦藉此項活動展現實力，故打鬥或搶奪經常存在，港府雖然派出警力維持秩序，但是搶包場景每年仍然出現。於是，當年包山倒塌，港府馬上藉此為由向長洲各界宣布，嚴禁再舉行搶包山。表面上，這是一個為遊客安全的考慮，但實際上是為了緩和長洲島內的社團競爭。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48年已有報章記載，當年搶包山曾發生死亡事件，而港府當時卻未有即時制止。可見，搶包山的傳統也隨之而改變。2005年政府開始配合「盛事之都」的旅遊策略，舉行「包山嘉年華」，復辦了安全為上，嘉年華式的搶包山比賽，吸引遊客到訪。搶包山不再是大家隨心你爭我奪的傳統習俗，變成了攀登運動的一種變型。大眾或會批評這些形式轉變破壞了傳統，使習俗變得淪不類，但是如果仍

然保持這些涉及昔日地下社團活動的傳統，大眾又是否接受這些習俗是香港的共同的傳統記憶呢？

所謂傳統文化，其實是現代社會對過去的認知所構成的意象。傳統不斷被形塑，即使是遺產項目的持份者，也無法原真地維繫着一種文化習俗，也日漸因當代社會的需要慢慢改變或增加不同的元素。傳統的醮會並沒有飄色會景巡遊，只有神像出遊的宗教神遊儀式，這種小孩站上支架的巡遊表演也是島民在二戰前後參考佛山飄色和沙灣飄色新創的傳統，現在成為了當下打醮的重要標記醮會，最傳統的宗教遊神則退居次要的位置。正如醮會一直主張醮期全島齋戒為例，除了接近北帝廟一邊的海鮮酒家、餐館與美式快餐店仍然堅持暫停營業或只提供齋菜的傳統外，少部分距離北帝廟遠一點的餐館則已齋肉兼賣。即使太平清醮值理會作出宣傳，鼓勵醮期齋戒，但遊客或島民也不一定能夠理解與接受這些傳統。

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只是單純的地區習俗，也是社區歸屬的來源，更是政府與權力架構用作建立廣泛認同感的手段。普羅大眾一般聽到文化遺產與發展旅遊，必定會覺得旅遊將會破壞遺產項目的元兇。然而，旅遊把社區以外的人群帶到來這些社區內，獲得遊人對項目的欣賞與關注，無疑為鼓勵了社區持份者對非遺項目傳承的熱誠。社交距離實行三年，太平清醮的人潮頗為疏落，無疑打擊了醮會持份者對活動舉行的堅持。很多人或會問保育與旅遊如何平衡，從長洲太平清醮的故事來看，保育與旅遊不一定是對立，反而是昔日持份者刻意營造出來的結果。📌